



村级河长“接力”守护岷江源头活水

新华社成都7月25日电(记者惠小勇、谢佼、黄毅)7月的松潘草原,高原红柳开着淡红色的花朵。雪山积雪已融化,流淌出的股股甘泉,汇聚成两米来宽、清澈见底的小河,从岷山弓杠岭下蜿蜒南行。这里就是“岷江源”国家湿地公园。“岷山导江”,岷江在历史上一度被誉为长江源头,至今仍是长江最重要的支流之一。

51岁的甲凸茨地早上7点就出门了。他是附近松潘县水晶乡寒盼村的草原巡护员,负责岷江源头1.5万多亩草场的禁牧巡护。这些草场的海拔多在3400米以上。7月18日,阳光火辣,记者随寒盼村村委主任也是最基层村级河长的雍忠根色探访岷江源头,路遇甲凸茨地。

“我当草原巡护员已有10年了,夏秋一周巡一次,冬春一周巡两三次,主要看有没有盗挖草药、草皮和肥土的现象,这些年这些情况越来越少了,今天走了20多公里没发现一

起。”甲凸茨地一边擦着汗珠,一边告诉记者。

寒盼村和邻村川盼村原来是一个村子,多年前一场泥石流把一个村冲成了两半,这是过去生态恶化的教训。这几年湿地公园建起来,“岷江源”的名气越来越大,乡村旅游改变了村里的经济结构,大家更加珍惜洁净的水源。雍忠根色指着湿地公园外一处草山上的几头牦牛告诉记者:“保护区内全面禁牧,牦牛数量逐年下降。过去我们养生活牦牛,现在要养旅游牦牛、生态牦牛。”

岷江水欢快地跳动着。记者来到岷江支流牟尼沟河旁的包座村,发现这个村的不少厕所都建起了化粪池,避免了生活污水直排河流。村级河长、包座村村委主任白玛旺扎告诉记者,他做珠宝生意去过很多地方,看见生态保护越好的地方发展就越快:“我们在2008年就立下村规民约,大家发誓,不准砍树,不准破坏森林草山,不准占河道,一根草木都不能破坏!”

治水须治山,治山先植树。在川主寺镇漳腊三村,村级河长、村党支部书记马德江曾在当地引进的植树企业栽了5年的树,每棵树包成活挣3元钱。当地政府积极推进农民自主植树,马德江带头成立了一支28人的造林合作社,政府对其进行培训。以后每植一棵树,合作社有望得到15元钱。

植树治水的效益是综合的。牟尼沟河边的石坝子村,地势低洼,过去每年发洪水都要被淹。在不久前席卷四川西部的罕见暴雨中,这个村奇迹般经受住考验,河水没有上岸进房。松潘县水务中心主任马树云对此解释说:“直接原因是牟尼沟河石坝子村段进行了4.6公里河道整治,深层原因是森林水土保持不错,河道不易淤积。”

岷江自高原向下奔流,在与茂县交界的松潘县镇坪乡解放村进入干旱河谷。两岸悬崖绝壁,生态脆弱。村级河长、村党支

部书记多吉次仁说,自己一个月有20多天在所负责的岷江河段上巡护,不让垃圾、漂浮物沿江而下。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出台了一个好政策,吸纳贫困户从事生态公益岗位,仅松潘县就新增了2000个公益岗位。在这个村,有11名贫困户担任巡河员,每个月有550元工资,极大地提高了大家的积极性,村里每个月用于装垃圾的编织袋,在重复使用的情况下,都要用环上千个。

“以前上游冲下来的死牛烂马,岷江河谷风大,顺风臭出几里路。现在河长们层层把守,再也没有这种情况。”多吉次仁说:“我的名字在藏语里意思是长寿金刚,环境好了,长寿才有希望。”

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明晰的责任划分,让垃圾处理井然有序。记者顺岷江源头连日探访10余个村子200余公里河道后,感受到“水宁、河净、景美、岸绿”,正在由设想,通过各族百姓的坚守和努力,变为现实。

福鼎:巡河进行时



▲7月25日,河道保洁员叶志属在桐山溪上清理漂浮物。

今年以来,福建省福鼎市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加快调整完善了河长制实施方案及河长制领导小组,严格落实县级河长“一月一巡河”,乡级河长“一周一巡河”,专管员“一日一巡河”制度,全面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确保流域生态环境优美。

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千年古堰灌区扩容,昔日旱村“水旱从人”

新华社成都7月26日电(记者惠小勇、黄毅、谢佼)7月的四川省井研县四合乡里仁村,风吹稻花,雨落荷叶,鱼跃鸟飞……闲适恬静又生机盎然。里仁村的老百姓过去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幅南方水乡的乡村画卷,如今在这片十年九旱的丘陵地上徐徐展开。

成为都江堰灌区的新灌区,引来岷江水灌溉脚下干旱的土地,是里仁村村民多年的期盼,2015年完工的梅旺支渠通过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条条水渠,把二三百公里之外的岷江水“接力”输送到了里仁村。

“井研是个老旱区,十年九旱,地下水盐分又重,岷江水没引来之前庄稼基本靠天吃饭。”里仁村村委主任余晓燕说起过去的日子苦不堪言:“村里只有两个小水库,能灌溉五六百亩稻田,其余700亩水田无水可灌,时常颗粒无收。群众吃水靠打井吃地下水,水再咸也得吃,莫得办法,许多人因此生病。”

“如今,不管天有多旱,我们吃水种庄稼再也不发愁啦!”里仁村60多岁的村民吕明

生说。里仁村都是都江堰水利工程让越来越多的地区实现“水旱从人”的一个缩影。

在井研县马踏镇桥畔村马踏支渠施工现场,一条由明渠、暗渠、渡槽等组成的水渠正在逐渐成形。作为都江堰灌区的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之一的马踏支渠完工后,引来的岷江水将满足当地13个村1.2万人的安全饮水以及1万余亩耕地的灌溉需要。

有了水,老旱区的土地迸发活力。村民吕明生家的5亩多田,如今全部种上水稻,亩产由过去的四五百斤提高到1000斤。“我还利用稻田和山平塘,养了20多亩水面的鱼,一年收入3万多元。以前缺水,哪养得了鱼、种得了藕?”在里仁村,200多户农户发展稻田养鱼,3名业主流转200亩土地种植莲藕。

许多井研干部群众把引来的岷江水亲切地称为“幸福水”。县城居民张德前告诉记者,过去自来水水质差,他的亲朋好友中有数十

人搬离县城,去附近的城市居住。如今,引来的岷江水成为县城自来水水源,水质、环境改善后,许多人又搬回了。

滔滔岷江水穿越川西深山峡谷奔腾而下,至都江堰出口进入成都平原。古时,岷江水经常成为成都平原的“水患”,且成都平原时常东旱西涝,战国后期秦蜀郡守李冰组织民众修建都江堰,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外江排洪排沙,内江引水灌田,于是“水旱从人”,孕育了“天府”。

巴蜀文化专家赵文桥表示,“治蜀先治水”,“乘势利导,因时制宜”“遇湾截角,逢正抽心”“深淘滩,低作堰”,都江堰充分尊重自然、利用自然,其治水经验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

千年古堰都江堰至今仍充满活力向前发展,滋润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和人民,成为世界水利史上的一大奇迹。

都江堰管理局副局长张开勇告诉记者,都江堰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完善、发展

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都江堰渠首工程得到进一步完善,灌区渠系不断扩建。截至目前,都江堰灌区灌面已达1076万亩,比1949年增加了近800万亩;都江堰灌区灌面占全省有效灌面约三分之一。

新灌区不断增加的同时,部分老灌区开始探索,由传统灌区向现代灌区转变。老灌区崇州市观胜镇发展花卉苗木基地。长寿苗圃的樱花、蓝花楹树丛中,矗立着一排排喷灌设施,这家苗圃将过去的大水漫灌改为喷灌,每亩每年节约灌溉用水约120立方米。

崇州市于2014年开始试点建设10万亩现代灌区,截至目前,已改造渠系400多公里,建成10万亩标准化农田,其中2万亩农田建起了滴灌、喷灌设施。市水利局水利科科长唐刚告诉记者,在下一步试点建设中,将考虑融入“生态灌区”的理念,如对渠系美化绿化、远程调节渠系水量、实施精准灌溉,在灌区建设生态湿地等。

红寺堡:走过荒芜生绿洲

新华社银川7月26日电(记者于瑶)地处宁夏中部的红寺堡区曾经是生态十分脆弱、荒漠化严重的地带,作为全国最大的生态扶贫移民集中区,20年来,这里经历了从一片荒芜到林网如织、风光旖旎的生态嬗变,成为西北干旱带上的一颗绿色明珠。

在红寺堡城北,一道10万亩的生态屏障巍然挺立,顽强阻隔风沙侵蚀。站在绿树成荫的生态公园顶端,郁郁葱葱的林带向远方延伸,一株株云杉、国槐、新疆杨长势喜人,面积400多亩的紫光湖波光粼粼,不时传来喜鹊的叫声。

“红寺堡东、南、西边都有村庄,唯独北边是荒漠,城北防护林体系的建成,有效减弱了城区的风力。”红寺堡区林业局局长梁宝银给记者详细介绍生态防护林的构成,近处的是生态林,远处的是苗圃,更远处的是经济林……

这位从事生态建设近20年的林业人,见证了红寺堡“沙丘起高楼,荒漠变绿洲”的翻天覆地的变化。“20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森林覆盖率不足5%的不毛之地,荒山裸露,连只麻雀都难找,每年沙尘暴达20多次,真的是‘一碗面里半碗沙’。”梁宝银回忆道。

地处毛乌素沙地前缘的红寺堡,年降雨量不足300毫米,蒸发量却超过2000毫米,2000多平方公里戈壁沙丘纵横,一度成为军事训练靶场。1998年,黄河水淌进这片沉睡的土地,生活在“苦甲天下”的宁夏南部山区23万各族群众迁移至此,形成了我国规模最大的生态扶贫移民开发区。

没有哪个地方像红寺堡那样迫切,需要种出一片绿洲。为了改变脆弱的环境,当地以“生态立区”为发展战略,按照“南保水土北治沙,扬黄灌区林网化”的思路,大力推进灌区绿化,加快生态林建设和森林资源保护,构筑绿色屏障。

“其他地方是人造天养,红寺堡是人造人养,生态建设成本高,但我们一直坚持不懈。2010年以来,年均投入过亿元作为林业建设资金。”红寺堡区委书记丁建成说。

红寺堡坚持“宜林则林,宜封则封,封早并举”原则,全方位推进“山、田、路、林、渠”五位一体综合治理。截至去年底,累计完成人工造林124万亩,封山育林面积34万亩,开展补植造林15万亩,累计保存林地面积105万亩,城市绿化率、绿化覆盖率和城区人均公共绿地分别达到35%、39%和27.5平方米,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这是麻门巴新村一角(7月24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刘东君摄

西藏山南:青山绿水变成“聚宝盆”

新华社拉萨7月26日电(记者陈尚才)清晨,送走了住店的客人,麻门巴新村的农家乐老板边占占才顾不上喝口茶。此时,勒布沟的薄雾正逐渐消散,麻门巴新村掩映在青山绿水间,依稀可见。

勒布沟地处西藏山南市措那县境内,平均海拔2400米左右,原始森林面积达36万亩,景色宜人。如何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2014年,勒布沟到县城的柏油路建成通车。同时,在边境小康示范村建设的推动下,门巴族群众积极培育特色产业,发展特色旅游,走上了致富奔小康的道路。

“以前村里耕地少,村民靠编竹筐等

为生,生活比较艰苦。”在边巴占堆看来,乡里这几年的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他家经营的农家乐共3间客房,去年收入近5万元。

在勒门巴民族乡,一座规划有序、民族特色浓郁的新型小城镇点缀在青山绿水间,勒村33户83人全部搬进了现代化新居,基础设施完善,风景秀美的新村,促使门巴族群众投身于旅游业,共开办了6家农家乐,其中门巴族人古如的家庭旅馆,这两月已收入2万元。

在门口搞经营,向青山借“元宝”。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人们抛弃了以前“卖资源”的观念,着手发展茶叶、天麻、荞麦、藏猪、

木碗、编织为主的门巴民族特色产业。勒乡现有茶园700亩,2017年仅茶叶就创收208万元。

53岁的达嘎是一名门巴碗制作者,已经做了20多年木碗的他,现在还带徒弟。他说:“制作木碗既是手艺,也是一种谋生方式,我家的木碗每年能卖3万元。”

勒布沟吉巴乡荞麦加工业主打荞麦枕头、荞麦糌粑和苦荞茶等产品,各村还经营天麻种植、竹编、藏猪养殖等,这些特色产业已成为门巴族群众的“致富业”。

游客纷至沓来,特色产业助力增收,民族手工业焕发新生。这一切,让这块古老的土地实现华丽转身,青山绿水变成门巴族群众的“聚宝盆”。

“候鸟驿站”护鸟人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黄勇贤、高博)池塘边的草丛中,3只形态各异的水禽亲密地依偎在一起。见有陌生人走近,它们顿时警觉起来,其中形体较大的一只灰羽白颈、带有黑斑的水鸟摇摇头摆摆站起来,扑打着翅膀守护着同伴。

照顾它们的志愿者田志伟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三口之家”:试图赶人的是一只7岁的叫“卓玛”的雌性斑头雁,也是“一家之主”,“女主人”是一只5岁大的家鹅大白鹅,另一只体型较小,外形与斑头雁极其相似的“小家伙”是它们的“女儿”。

今年50岁的田志伟,是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大清河救助站的站长。从2004年救助14只东方白鹳开始,田志伟与鸟类保护救助工作结缘。他的家乡乐亭,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一个“候鸟驿站”,那里有众多的沿海滩涂湿地,每年都有数百万只野生鸟类迁徙途中在那里停靠。

2014年5月,暴风雨之后的一天早晨,田志伟发现了一只缩在芦苇丛中的受伤大雁。田志伟救起了它,为它取名“卓玛”,让它和一些同在那里“疗养”的野鸟和两只家鹅生活在一起。

“卓玛”从伤病中恢复后不久,曾经试图飞走。可能是没有找到自己的雁群,七八天之后,它又飞了回来。后来,为了让斑头雁归群,田志伟自己也曾驱车2000多公里,跨越6省,从渤海之滨远赴青海湖,帮助“卓玛”寻找它的伙伴们。

令人遗憾的是,当他们抵达时,雁群已从那里飞往云贵高原过冬去了。田志伟舍不得把“卓玛”孤零零留下,于是,他们又一起踏上了归途。

半年之后,“卓玛”给田志伟带来了一个大大的惊喜:它与一起生活了几个月的家鹅“坠入爱河”!第二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它们在池塘边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并接连不断有了“爱情的结晶”。

“每年要下六七十个蛋,每一个蛋,我都进行人工孵化。”田志伟说。“三年了,200多个蛋都精心地孵过了,去年终于孵出一只,我把它叫做‘斑头鹅’。”田志伟说,大雁和家鹅都属于雁科,它们是可以有后代的,属于杂交物种。

如今的大清河救助站,拥有一支二十余人的护鸟志愿者队伍,已经成为唐山乃至全国闻名的爱鸟者之家,也是受伤或迷路鸟儿的温馨“家园”。他们这群护鸟人,长年累月不求回报地在湿地与鸟为伴,用行动诠释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谛。

“我们的责任是让每一只北归的候鸟都能平安地迁徙,让每一只鸟儿都能在蓝天下自由自在地翱翔。”田志伟说,随着法律完善和人们保护意识增加,近年来乐亭的非法捕鸟现象已大为减少,这个“雁鹅之家”也就能长期安宁而幸福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了。